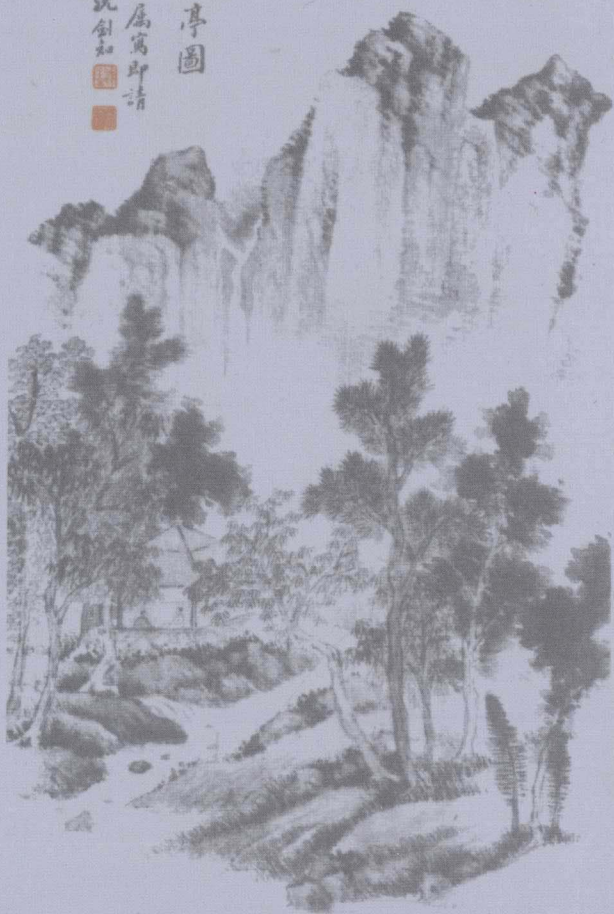


李宣龔詩文集

碩果亭圖

墨果亭屬寓即請
教正 沈劍如



黃曙輝點校

李宣龔詩文集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111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李宣龔詩文集/李宣龔著;黃曙輝點校. —上海: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, 2009

ISBN 978-7-5617-7254-6

I. 李… II. ①李…②黃… III. ①古典詩歌—作品集—中國—清代 ②古典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國—清代 IV. I214.9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9)第189380號

李宣龔詩文集

著 者 李宣龔
點 校 者 黃曙輝
策劃編輯 王 焰
項目編輯 儲德天
審讀編輯 印曉峰
裝幀設計 勞 韜

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郵編 200062
電話總機 021-62450163轉各部門 行政傳真 021-62572105
客服電話 021-62865537(兼傳真)
門市(郵購)電話 021-62869887
門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
網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
印 刷 者 杭州富陽永昌印刷有限公司
開 本 850×1168 32開
印 張 15.625
字 數 250千字
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
印 次 2009年10月第1次
印 數 3000
書 號 ISBN 978-7-5617-7254-6/I·621
定 價 48.00元

出 版 人 朱傑人

(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品質問題,請寄回本社市場部調換或電話021-62865537聯繫)

點校弁言

李宣龔，字拔可，號觀槿，又號墨巢。福建閩縣人。生於清光緒二年，二十年中舉人，官至江蘇候補知府。宣統元年，引疾去。民國後，供職上海商務印書館。一九四一年，任合衆圖書館董事。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一日，以心臟病逝世。生平詳本書卷末陳祖壬所撰《墨巢先生墓誌銘》。

拔可內行純懿，篤於風義，「待人至忠厚」王雲五語。與林旭爲文字骨肉，戊戌政變，鉤黨之禍作，林旭被難，而拔可拳拳於旭，未嘗以生死患難易其交，舉世莫相收，獨毅然爲之歸骨。又爲詩哀之，當時傳誦人口。在京滬時，與汪辟疆共文讌，偶及林旭，哽咽不成聲。後獲林旭與其夫人沈鵲應遺稿，爲之校印《晚翠軒集》《崦樓遺稿》。其他若楊鍾義、諸宗元、林亮奇、冒廣生、王又點等，均爲哀其詩文，刊印以行。舉主楊光友歿，遺孤靡可投止，厚卹之至再三不倦。其眷眷師友如此。

拔可詩功湛深，爲近代一作手。

陳衍謂：「拔可詩最工嗟歎，古人所謂淒婉得江山助者，不必盡在遷客羈愁也。」《石遺室詩話》卷十四

沈曾植謂：拔可詩「馳突韓門，直入廣陵之室」。

鄭孝胥獨喜拔可紀遊山水之作，謂逼近大謝，不止北宋。

諸宗元以拔可「不治昭明，不期然而然露出《選》音」相稱許。

楊鍾羲謂：拔可「由昌黎而爲黃陳，成其獨到之境」。

陳三立贈拔可聯語：「國能退取鴟夷術，句法孤參曹洞禪。」以上並見陳詩《碩果亭詩》序

章士釗《論近代詩家絕句》第一首云：「閩嶠詩家鄭與陳，君來應是第三人。平生功力吾能說，夜起分堅滄趣真。」第二首云：「大谷深深氣不溫，有人吹律待朝暾。律中無限荒寒意，知是鄒陽未返魂。」自注：「君與林叡谷交契。」

夏敬觀謂：拔可「喜後山詩，致力尤深」。《墨巢詞序》

汪辟疆著《光宣詩壇點將錄》，以「地闔星火眼狻猊鄧飛」擬之，讚云：「拔可詩深婉處似荆公，孤往處似後山，高秀處似嘉州。」又云：「墨巢早年學後山，能老澹，能孤往，瞰谷而外，無與抗手。惟晚年只有枯窘，不能再進，然此枯窘亦非尋常人所能到。」《讀常見書齋小記·展庵醉後論詩》

錢仲聯謂：「近代爲海藏一派詩者最多，號稱閩派，然惟李拔可爲最工，《石遺室詩話》以爲最早爲海藏樓者。」《夢苕盦詩話》第三十八條

諸家均深於詩者，其說如此，拔可詩之造詣可知矣。

拔可詩之佳者，陳詩《碩果亭詩》序所舉，五言如《遊大龍湫》云「雖淹虹日彩，盡洩草木氣」，《贈王又點》云「舟輕意氣重，人散憂患聚」，雅近《選》體；《遊巫峽》云「淫祠胙屈宋，用意備慘苦。歎息工文辭，爲人掌晴雨」，堅卓似柳州。七言如《遊焦山》云「地盡偶容山突兀，林深微露月崢嶸」，《東山夜歸》云「風從北島排山人，月傍東籬山海來」，遒勁似半山，《到公園晚坐》云「無限賞心當日暮，最難攜手是春寒。盈盈月上初生水，款款花飛不定風」，按此詩頸聯「銷魂南浦才終盡，對泣新亭淚欲乾」，葉恭綽欲易「易」字作「不」字。陳衍謂：「一則一副急淚，一則傾河注海之淚，請大家擇於斯二者。」見《石遺室詩話》卷十四。則又迴腸盪氣，與冬郎爲近。餘如《桃源寄固卿同年》云「俗敝不妨施督責，地偏何處得吹求」，《春盡》云「牖下勞生成玩世，車中物役即安心」，《戰後視聞北館址》云「兩不相傷兩相益，上智下愚俱有役。養人不重萬金產，失所要使一夫獲」，又「憂患真從識字生，走險紛紛更奚擇。仍須百折作津梁，抱此勞心食勞力」，是皆發摠襟蘊，藹然仁者之言。《答楊无恙》云「乍酬寂寞閒居志，又改蕭條歲暮心」，殆與東坡「誰知厭事人，無事乃更悲」者意境相彷彿也。

陳氏所舉外，他如《徐州道中》「車行追日落，淮泗失回顧。亂山隱塵埃，野水瞥飛渡。」

連村缺人力，舍柳無他樹。去年雪苦晚，一麥猶堪慮。道旁哺蔡饑，船粟爭濡煦。勝衣已學乞，姑息真汝誤。展轉入徐州，嚴塘鬱高怒。秦越異肥瘠，朱陳互嫁娶。當關森虎豹，行李挾恐怖。語罷自推窗，暝色沒雁鶩，陳衍謂全首皆工。「車行」兩句寫津浦鐵道傍晚望西行駛之景，真寫得出。「亂峯」句，「嚴城」句，「暝色」句，皆逼肖車行景。三韻至六韻，全於「缺人力」處寄慨，「蔡饑」用得切當，「學乞」寫得可笑可哀。視蘇堪《登石鐘山作》，彼超逸，此沈著也。《石遺室詩話》卷十四《同穀之、毅夫、壽丞登天平山看紅葉》：「有石皆能峰，無雲不藏寺。交陰蒼玉珮，倒影赤霞帔，錢仲聯稱其「刻畫山水，語絕錘煉」。《夢苕齋詩話》第三十九條《春盡遣懷》：「不經風雨連番劫，爭得池塘盡日陰」一聯，尤爲錢鍾書所賞，以爲「對仗動盪，語意蘊藉」。《容安館札記》第一七八則。錢鍾書與拔可唱和頗多，具見《槐聚詩存》。《談藝錄》頁一百七十二引拔可論詩語云：「元遺山七律誠不可磨滅，然每有俗調，如『翠被匆匆夢執鞭』一首，似黑頭黃三，『寢皮食肉男兒事』一首，似武生楊小樓。」錢氏稱其妙於取譬。又《題鑑園圖》詩，陳衍稱：「此詩寫二十年來在青溪、鍾阜間交遊蹤跡，離合悲歡，直舉蘇堪《吳氏草堂》《晚登吳園小臺》《正月二日試筆》《上巳吳園修楔》《濠堂》《題吳鑑泉新成水榭》《舟過金陵》諸詩懷抱，略萃於一詩。」《石遺室詩話》卷十四其哀林旭五古詩《碩果亭詩集》卷上《哀噉谷》，狄平子謂其「沈緜悽咽，字字從肺腑中流出，直可作噉谷一篇小傳讀」。《平等閣詩話》卷一。蒼萃舉之，亦拔可之摘句圖也。

拔可詩，有《碩果亭詩》二卷，一九四〇年鉛印本，又《碩果亭詩續》四卷，《墨巢詞》一卷，《墨巢詞續》一卷，《碩果亭文牘》一卷以上並一九五〇年鉛印本，今匯為《李宜龔詩文集》，整理出版。

附錄《碩果亭重九唱和集》《碩果亭看花酬唱集》兩種，均舊日滬上詩壇之史料，今一並點校，存為詩林之掌故焉。

序

晚近詩人以閩中爲最多，論者比於初盛之齊魯。滄趣、海藏皆貴顯，初不欲以詩人老也，非無樹立，際時勢之變，不克盡副其志略之所期，獨其詩爲人膾炙，方軌大木、山薑無多讓。吾友李君拔可，爲沈文肅公彌甥，少以詩名，與礪谷以經世之學相淬厲，既舉進士不第，由中書舍人改官江表，試令桃源，治行稱最。樊山布政，知其賢，檄權上元，持不可，遂相齟齬。鍾義時守昇州，爲兩解之。二人皆能詩，皆精於吏事，宜若可以爲之下者，則拔可之爲吏也，實事求是，誠有見於專城之有可爲而省治之比於衙官，難以行其志也。國變以來，從事於睦親勤有之業，以耗其雄心，築館徧都市，積卷軸億萬，役亞旅百千，新舊錯雜，外備藉梗，中費調燮，執簡能周，卒若行其所無事，使彼才諳當平世，得迴旋之地如文肅，其聲施何難趾美。惜乎大弔挂壁，而君亦垂垂老矣。石遺評君詩，謂與礪谷爲文字骨肉，爲詩共嗜后山，悽惋得江山助。識者以爲知言。余謂閩人之詩，滄趣典遠，其緒密；海藏清剛，其氣爽；拔可出稍後，深粹堅栗，境界日闢，亦不以千里畏人者。平生內行純

懿，篤於師友風義，拳拳嚙谷，不以生死患難易其交。以鍾義有一日之長，博辯洽聞，識諸場屋，海上相保，聯尊酒論文之懽。近十餘年，老不相見，存問無虛月，徵人勸講之篇，亟謀刊行，復爲訂拙詩人《叢刻》。余詩率興而作，不能爲深湛之思，外更三州，足跡半天下，而紀行游覽之什未有可頗采者，所造不如君者多，而此即其一。若夫危行言遜，困而不失其所亨，平昔所學，斂抑摧藏而忍與終古，此則吾二人之所同者已。己卯冬，遼陽楊鍾義。

序

拔可太守，吾故人也。光緒乙巳，識君海上，讀哀定慧詩於《平等閣詩話》中，歎爲情文兼至。定慧者，戊戌參政殉難之林京卿旭也。自是以後，乃密邇君。君旋宰桃源，有聲，樊山布政，重其文采，以首繁相待，君憚供頓之勞，辭不赴，樊山批其牘尾曰：「傲不可長。」吾友陳師曾爲鑿一印以貽君，君有詩云：「厭與百僚同唯唯，未能三月便皇皇。」以自見意。辛亥，余上隴，過漢皋，寂居旅邸，君方監樵鸚鵡洲，過從甚樂，忘其羈愁。明年，余歸滬，君已棄官隱於市，如是者垂三十年。君固心安理得，而國事遂不可問矣。平居賦詩言志，出唐人宋，上窺漢魏，僉曰積中形外之言不可廢也，宜付剞劂。君爰整比，成《碩果亭詩》二卷，督序于余，曰：「知我者莫子若，願有言。」余雖不文，敢不承命。余平日觀君之詩多矣，謬謂壁壘森嚴，酷似韓子蒼，但就中五言如《遊大龍湫》云「雖淹虹日彩，盡洩草木氣」，《贈王又點》云「舟輕意氣重，人散憂患聚」，則雅近《選》體，《遊巫峽》云「淫祠昨屈宋，用意備悽苦。歎息工文辭，爲人掌晴雨」，堅卓似柳州，七言如《遊焦山》云「地盡偶容山突兀，

林深微露月崢嶸」，《東山夜歸》云「風從北島排山人，月傍東籬出海來」，遒勁似半山，至《公園晚坐》云「無限賞心當日暮，最難攜手是春寒。盈盈月上初生水，款款花飛不定風」，則又迴腸盪氣，與冬郎爲近，餘如《桃源寄固卿同年》云「俗敝不妨施督責，地偏何處得吹求」，《春盡》云「牖下勞生成玩世，車中物役即安心」，《戰後視聞北館址》云「兩不相傷兩相益，上智下愚俱有役。養人不重萬金產，失所要使一夫獲」，又「憂患真從識字生，走險紛紛更奚擇。仍須百折作津梁，抱此勞心食勞力」，是皆發摠襟蘊，藹然仁者之言。最近《答楊无恙》云「乍酬寂寞閒居志，又改蕭條歲暮心」，殆與東坡「誰知厭事人，無事乃更悲」者意境相彷彿也。然此非余之私言，當代諸詩人之論君詩，亦有頗足以印證余說者，爰列舉之。寐叟謂君詩馳突韓門，直入廣陵之室，然君當時固未爲王令也。貞壯以君不治昭明，不期然而然露出《選》音相稱許。汪辟疆評以孤往處似后山，雋逸處似簡齋，高秀處似嘉州。海藏獨喜紀游山水之作，謂逼近大謝，不止北宋。留垞則謂由昌黎而爲黃陳，成其獨到之境。俱余所稔聞而能深道其甘苦者。至若散原贈君聯語「國能退取鳴夷術，句法孤參曹洞禪」，則更賅括君一生出處，進而盡其行詣矣。方今世宙波蕩，朋好日稀，余與君以

詩浮沈，則願蔣家三徑，吳市一廬，自今以始，黃花白酒，得以婉孌相保也。是爲序。己卯大寒後十日，鶴柴山人陳詩撰，時年七十有六。

贈序

世變將兆，有識必先憂之者，非其惜死之心特篤於衆也，同處大陸之上，目覩滔天泯夏之賊，劫勒君父，殘賤國衆，既無遺噍，而吾亦將不獨完其身與家，顧又無權以與之抗，則發爲悲號，以警覺世士，如唐杜甫、元結之徒，而唐世敘論勳伐，曾無及此二公，而二公卒能自立於唐世，則其以所鳴號者固大有益於其國衆也。拔可舍人以年少盛才而處乎今，余以通家之誼重許其人，固願其以詩爲號者哉？時可措其手，退託爲詩人者弱也，處亂世而務去節義，妄冀不可終據之富貴，矧又未嘗必得，則何必以其退託於詩人者爲病也耶？舍人詩沈遠方重，悲慨時事，風旨多見諸言外，吾不敢謂其即繼武於杜甫、元結之徒，而亦可謂心乎國家矣。今朝廷外政寄之吳楚，武漢又居天下上游，度其可欣可愕之事，必有足紀以傳後者，吾衰，不恒爲詩，詩史之望屬之舍人矣。夫古詩亡，持之以《春秋》，世史不可必信，吾又不能不望之可信之詩人，舍人其爲吾可信之詩人耶，其詩果足紀以傳後耶？吾將於其居武漢也卜之。光緒二十有六年庚子五月，畏廬林紓。

自序

蚤歲客淮北，日與木庵先生論詩。木庵曰：「書不足者不可與言詩，理不足者不可與言詩，性情懷抱不足者亦不可與言詩。」予與礪谷聞而善之，厥後礪谷死於戊戌之難，木庵官博野，龍鍾自免歸，不數歲亦逝，余則奔走旅食，牽率吏事，雖於詩之派別粗知所避取，但孤學無侶，或作或輟，卒不免蹈此三不足者之弊，以語石遺年丈，則謂子宦遊後席不暇暖，自無從容稽古之餘晷。若以詩論，有此成就，亦可謂盡其能事矣。質諸疚齋、映庵兩同年。疚齋謂詩道甚廣，宜無所不備，子詩骨骼突兀，不無過人處，若必與古來諸大家相抗衡，雖自今始汲汲亦無及。映庵且謂子自不勤力，故雖天資高而所作過少，面目出入亦不一致，然坐此遂置其不朽之業於不顧，吾不能無惜焉。獨余中表沈君劍知則以爲詩者人生哲學也，果有一二心得可以自見者，政不必徇范伯子之說，以魂多魄少爲病。嗟乎，之數子者，皆愛我至篤，欲其有所深造，然不知余之終日埋照，以勞役自穢，別有傷心無數者，其身世異也。歲乙亥年六十，海上朋好有懼余之消沮閉藏以沒世，欲謀醵貲以梓其詩，然以才不

逮中人之余，於學則又未窺其萬一，何敢以覆瓿之作天闕梨棗，以自炫曝？生平不留副稿，辛亥以前大半失諸兵間，致累諸友信手撫拾，所編年月往往失次，遂不得已專煩任君心白就篋衍故紙中多方搜集，又賴費君範九、莊君呂塵代爲排比。明知志行無似，不足儕於作者之列，但既爲諸君子所不鄙，督責板行，重違其意，聊以存吾之詩與吾之人而已。庚辰二月，墨巢居士李宣龔書於海上寓齋。

目錄

碩果亭詩

序	一
序	三
贈序	六
自序	七

碩果亭詩卷上

曉發洪塘	一
訪仲起丈於玉尺山房，一再未遇。時予將有江南之行，作此寄之	一
張園散步	一
爲人題折枝帳額	二
高堰晚泊	二

瞰谷以詠枇杷絕句見示，自憶宅中有此

樹，追賦之

再到榻房寺

洙河晚渡

深閉

正陽長至書感

留別瞰谷

聞南塘水榭落成寄瞰谷

公寬試後歸淮北賦贈

同瞰谷、公寬、彥侯登鄰霄臺

聞瞰谷將赴日本應黃公度之辟

送又點丈赴天津

八月十三日感事

與畏廬丈談詩有感

詠觀槿齋草木

二

二

三

三

三

四

四

四

四

五

五

五

六

六